



我这一生真难，经历过数次生与死的考验，我为自己的生命历程自豪，我至今仍然幸福地活着，就是命运对勇敢者的褒奖。

# 50多年前，我参加川藏南线工程建设，在海拔四千多米山上独自赶路摔断小腿—— 那晚，雪地上的生死角逐

□郑中天

## 1 工地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山上

1965年3月5日，在西藏芒康海拔四千多米的宗拉山上，川藏南线工程第二阶段的施工测量工作正紧张进行。

我调到测量队才十多天，只能干一些竖塔尺、打木桩之类的杂活。那天下午，李队长让我送一份资料到山下二工区驻地，因为工区施工急需这份资料。从测量队帐篷到二工区营地只有两公里路，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上行走，我早已习惯了。一阵风吹来，我感到阵阵寒意，一路小跑前行，不到半小时就赶到了二工区。

在二工区办完事，天空忽然飘起雪花，气温骤降，寒气逼人，我想吃了晚饭再回测量队，因为厨房炖牦牛肉的香味令人垂涎。酒足饭饱后，我留在二工区和同事们围着火盆取暖。火焰在火盆中上下跳跃，火光映红了众人的脸。天黑尽了，雪也停了，我钻出帐篷，哼着小曲踏上了回测量队的路。高原的夜空万籁俱寂，月亮悬在天上，映照白雪皑皑的大地，雪地上泛起淡淡银光，宁静山脉千里长，远处的山峰绵延迤逦，在月光的照耀下朦胧而神秘。

我行走在雪地上，气温随着夜色的深沉而下降，我把身上穿的棉衣裹得紧紧的，仍感觉寒气透胸，身子骨冻得直打哆嗦，再也没兴趣哼小曲。我不由加快了行进的脚步，高原稀薄的空气让人气喘吁吁，但加速后的步伐很快就抑制住了身体的颤抖，感觉身上暖和了许多。

## 2 山脊上脚底一滑我摔了出去

走上一段地势较缓的山脊，突然脚底一滑，我想控制身体已经办不到了——因为我穿的棉鞋，鞋底是塑料做的，极寒的天气下变硬失去防滑性能。身体顺着山坡向下快速滑动，我想停下脚步，却越滑越快。正当我准备卧下横移自救时，右脚突然滑进一个缝里被卡住了，但身体却随着惯性向前摔了出去，只听见“咔嚓”一声，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。

我很快清醒过来，但心里却很难受，感觉右小腿钻心地疼痛。用手从裤脚摸进去，明显感到小腿的骨头凸了出来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角度，我心里一沉，知道小腿骨被折断了。借着月光仔细看地形，才发觉自己滑到一处堆放圆木的地方，右脚被圆木缝隙卡住抽不出来，我顿时惊慌失措地大呼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

莽莽雪原空旷无际，我的呼救声在山野里回荡，声音虽然响亮，但充满了惊恐。喊了一阵，那凄厉的叫声逐渐变得嘶哑与微弱，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陡然在心中升起，我停止呼叫，原野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。我迅速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判断，右小腿骨折最多致残，但躺在雪地上，在如此严寒的天气下，等不到天亮就会被活活冻死。我现在所处位置离二工区较近，要想活下来，必须想法让二工区的人知道我受了重伤急需救助。

我在心中鼓励自己，千万不要绝望。用双手抱着被折断的右小腿，忍住剧烈的疼痛，想把脚从圆木的缝隙中抽出来，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，这时如果不能自

救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估摸了一下夹在断腿之间的圆木，直径大约35厘米，只有想法移动上面的圆木，才有可能抽出断腿。身体此时正好和圆木平行，我试着用左脚去蹬上面的木头，由于角度太小，用力蹬了几下，上面的木头仍纹丝不动。精力逐渐耗尽后，我彻底绝望了，只好闭上眼睛躺在雪地上等死。

## 3 我要活！我一定要活下来！

就在我昏迷之际，忽然感觉棉帽下面的雪地里垫着什么，伸手一摸竟然是根一米多长的树枝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这酒杯粗的树枝正好可以当杠杆使用。

我试着把这段树枝放进圆木的缝隙中，用右手试着撬了一下，没想到上面那根圆木动了。我心中大喜，手握树枝慢慢加力，夹在断腿之间的两段木头的间隙逐渐变大，此时麻木的断腿已经没有疼痛感，我用左手托住右腿的膝盖窝，终于把折断的腿抽了出来。精疲力竭的我不敢休息，待气喘稍定，就沿着来时的路，拖着受伤的腿，向工区的帐篷慢慢爬去……

也不知爬了多久，手和脚开始麻木，越来越不听使唤；眼睛很沉重，眼皮快要合拢来。这时，山腰的气温越来越低，我心里明白此时如果睡着，就再也不会醒来。我不甘心，睁开眼！睁开眼！我在心里呼叫，为自己加油。于是又鼓起勇气，继续向前爬呀、爬呀……

雪原上终于出现了帐篷朦胧的轮廓，爬呀、爬呀……帐篷的轮廓渐渐清晰，但转瞬之间，前方的帐篷又变得模糊起来，仿佛要沉入无尽的黑暗之中。此时的我再也爬不动了，手已经不听使唤，脚也失去了知觉，整个身体快冻僵硬了，生命的希望就在前方不到二百米的帐篷里。

趴在雪地上，明澈似镜的月亮高悬中天，银装素裹的高原呈现眼前，多么美丽又多么冷酷的夜呀！此时我感觉心还在跳动，但它的跳动正在减弱，盼望的火光好似海市蜃楼，正飘浮晃动，马上就要熄灭。

头昏昏沉沉，眼恍惚惚，不久前刚探亲、离家时的情景又在眼前呈现：妈妈站在大门口，眼里闪烁着泪光，正默默无语地挥手向我道别，那泪光中饱含了多少情思，寄托了多少希望！妈妈呀，你的儿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……

我读过《热爱生命》，那离奇而扣人心弦的故事，曾看得我如痴如醉。杰克·伦敦描述的阿拉斯加荒原，隐约出现在眼前，一个处于极度饥饿的淘金人和一只跛脚的病狼，在严寒的天气下，两个奄奄一息的生灵，正相互算计着对手的弱点，等待时机猎取对方的生命……我此时突然清醒过来，眼前没有病狼，只是在严寒的天气下手足冻僵爬不动而已，父母赐予的宝贵生命岂能轻易抛弃？我要活！我一定要活下来！

我猛地啃了一口地上的积雪，雪在口中融化，流进了体内，仿佛是故乡的甘泉，仿佛是母亲的乳汁，给了我求生的动力。我拖着沉重的身子向前一边爬一边喊，雪原上又响起“救命！救命！”的呼喊声。

## 4 奇迹出现，我的腿终于保住了

我坚持在雪地上拼命向前爬行，坚持声嘶力竭地呼叫。也许是我热爱生命的行动感动了上苍，帐篷里有人出来小便，听到呼叫声，帐篷的门打开了，出现了人影，接着出现了马灯的火光，人影向我奔来，火光也向我奔来，人影和火光越来越近……我看清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有张翠陶、王柏亭、廖正乾……啊！我得救了！火光，生命的火光！这是属于勇敢者的火光！

救助的过程



回渝探亲路过泸定桥合影，前排中为张翠陶，后排左一为作者。

并没有我想象的简单，工友们到来后，工区卫生员张翠陶一看，知道是腿骨折断，他用测量队的木桩当夹板，固定好我受伤的部位。调到三处前，张翠陶与我是重庆水运公司拖轮队的同事，现在又被编到同一个工班，他是复员军人，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，他把修筑川藏南线工程，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第二战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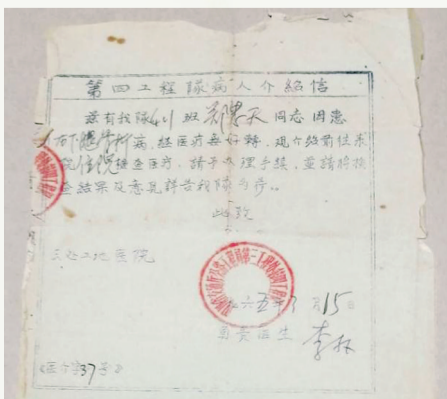
工区用电话向处部要车的同时，决定先送我去芒康县通信连卫生所进行紧急处理。廖正乾从厨房柴火堆里找了几根粗树枝，做了一个简易担架，当一行人小心抬着我过一处小溪独木桥时，我听到担架有异响，于是惊叫道：“这担架叽叽咕咕地直发响，是不是要断呀？”不幸，担架刚抬过了桥就断了，我重重摔在岸边的雪地上，幸好没滑进小溪的冰水中，我又躲过了一劫。

在通信连卫生所，医生先要给断骨复位，然后才能用石膏夹板固定。卫生所没有麻药，只给我打了一针止痛针，便让几个工友把我死死按在检查台上复位。当断腿被强行拉长复位的时候，我“哎哟”一声，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。复完位后，医生制作了一副石膏夹板将我的断骨固定。这个痛苦的夜晚，过得好漫长！

第二天一早，接到工区的求助电话，处物资站开来一辆带担架的嘎斯货车，工区派张翠陶护送我到七十公里外的工地医院。当时公路只有半边通车，路面凹凸不平，汽车一路颠簸摇晃，下午才赶到第四工程队队部。队医给我开了住院证明，匆忙吃了几口饭又继续赶路，天完全黑了才赶到工地医院。当医生打开绷带检查伤情时都吃了一惊，石膏夹板嵌进皮肉，使整个小腿浮肿变色，有些皮肤已发黑溃烂。医生们摇了摇头，商量了一下准备给我进行截肢手术。但主治医生王倚道见我还年轻，主张先用消炎药敷患处，配合输青霉素液观察两天，如果不行再截肢。我的生命力也够顽强，溃烂的下肢居然慢慢消了肿，顺利打上了石膏绷带，我的腿终于保住了！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初我受伤和被救助的过程，仍像过电影般在脑海里清晰呈现。记住帮助过自己的每一个人，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这张纸质极差的住院介绍信，被保留了59年。